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五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七首

誥贈奉直大夫戸部員外郎程公暨贈宜人閔氏合葬墓志銘

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則賈相代若踐更要之良賈何負閎儒則其躬行彰彰矣臨河程次公昇槐塘程次公與與先司馬並以鹽筴賈浙東西命諸子姓悉歸儒不佞道昆附臨河仲子金丙午同籍明年從槐塘伯子嗣功釋褐後六年癸丑仲子始

對公畢授南水部郎毋閔見倍其後謫安吉倅長沙貳河間且入尚書省適次公以大耋終　穆考即位得贈父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母宜人皆不逮矣伯子始以駕部封父母卒加贈南少司徒先司馬暨先淑人受封者十年幸被　郵典人言三家若屈昭景鼎足而居三君子以賈代興則奉直公爲賈人祭酒三長者子以儒代起則仲子皭然以貞白鳴其後最漢陽格不得加贈遂請老則以倍親而仕思博再命以顯吾親顯之不遑仕于何有歸而將奉大事爲馬鬣封惟伯玉志之銘之庶幾猶及顯于地下道昆唯

唯越丁亥冬十二月癸酉仲子帥諸孫曾孫玄孫某
某奉奉直公及宜人喪合葬舍南之頴源負丑抱未
仲以諾責來討慎無忘平生之言道昆深念曰奉直
公家食之概則聞史書之其爲節俠則掌故卒史書
之及其歸老以壽終則惇史書之甚具宜人之自女
而婦婦而母也女史書之不佞道昆無用志矣聞史
之言曰諸程率祖晉太守公宗梁開府而槐塘臨河
特聞開府血食郡中臨河故有烝嘗之祀公始倡衆
建祠事入祠田於是祀有常所有常經矣公大父士
華父廷實世受賈而公幼以偶句驚塾師父携之吳

輒能代父兄任賈事父無祿即世骨立盡哀念寡母
朱居庭壹以不逮事父者併逮事母外弟方氏子毋
黨也孤而貧公廩之終身殯而葬之近地凡此皆孝
之屬也卒史之言曰公字啟明質直好古吳越人稱
古愚先生而不名公其託於賈游乎顧持大體獎事
若觀火不操利權部使者行部中必任之以紀綱之
役即諸豪賈善握算必就公受成諸賈儳雲間方市
斥地取近竈便利議築室護東公灑然曰必欲東卒
有警將不免乃白縣令無如築護西完令從之其後
三十年寇無入護西者居人始多公獎金山衛卒溺

殡死立墓畲泗者出之諸市駔没毋錢度其不支去勿問凡此皆智士仁人之屬也惇史之言曰公遣二子受易東吳伯狂而仲狷也公律以中道右輔相而左財成及仲起家且得郎署壽抗當路從量移公聞而喜愠不入於心色由由自若居常以莊憚諸子弟多繩墨之言始而沮既而懟終焉顧化公故席饒益務敦朴爲閭里先比仲入官減家人產每上食即共毳不具必命諸孫前爾曹第肆雅歌遞爲吾壽酒酣耳熱歌嗚嗚和之庶無疾病以終天年蓋春秋八十有三乙丑六月望也即公不必富其斯壽考康寧考

終命之屬也與哉女史之言曰宜人嚴鎮之自出在
室事後母比有家事盲姑並以孝聞公馬首東則宜
人持家秉劑贏縮必中度稽出入必中程伯子鈺以
童子籍諸生意揚揚自負宜人慮其泛駕操之嚴仲
丁年陸沉其黨諷之學賈曰其利速無寧以于思而
希儻來宜人謝曰樹木者芘非旦夕效也食而教之
益力仲責而後其喜可知時就養留都則繫二少子
還歙既歸二少子鐙鏞遞殀宜人哀甚丁巳三月晦
以春秋七十一終要以婦順母儀則孝慈恭儉之屬
也乃今信而有徵者宜莫如郡史不亦𥅆𥅆乎哉不

佞道昆無用志矣銘曰郡中顯者若若而人苦節無如
仲子受　譽命者若若而人義方無如仲子之所自始
其曰奉直庶幾乎有道如矢其曰古愚愚不可及者
以此其曰宜人固宜爾君子宜爾君子之子魁父一
丘有橋有梓在豐之干在潁之沚偕老于斯亦既樂
只墓大夫職之以告祝史

明故浙江都司經歷章岐汪季公墓志銘

王祖起歙東略其後避地宛陵之南唐末復徙歙西
祖思立公爲別祖區分十六族遷東南者曰章岐處
士郁封文林郎孺人胡其室也席故饒業大起息子

三長鏢獨當戶仲鐙季鐸並入成均仲歷奉訓大夫雲南提舉季故以儁材著所至輒傾其曹始為函丈諸生大司成獨多季即數不偶率以美言寬之士固有經藝如汝文而終阨者乎毋快快卒受山西布政司經歷以單車行監大夫部使者環視百執事無如一從事良比歲虜酋款關率倚辦從事例貸歲緡以給馬市費贏二十萬緡先是或愆期或雜苦從事毋闌出入轉轂以時所部舉吏材遞上從事狀進浙江都司經歷勤事如初于時閩伍甫寧諸連帥凜凜從事務申要束布威稜杖馬箠入諸軍莫不讋服所部

以爲敏將舉吏材疏且行從事輿疾而去戎幕所部堅不予告終不失一良有司比聞首丘則閔焉恤之矣其疾起于邊市弃命忘勞使將事者皆若而人事無不集顧茲以死勤事如此勞人何昔在嘉靖辛卯季公生迄五十有六年爲萬曆丙戌僅下壽耳往余貳邦政過次公京師居然才矣余既得請過長公里中法程白治家殆難爲弟其後與季公一再見是難爲兄三人者皆亢吾宗而季公方嚮用竊惟一命之士寧詎無才已拙則椎巳巧則黠椎者不達黠者不馴上之人不慢則疑視之直腹背毛耳善仕不如遇

合固非虛言季公在橋門則閩海林公以大司成至當在晉得當西蜀高公河南辛公在越得當關西溫公此皆章相之珍社稷之衛也余始釋褐蓋與林公俱其後問俗問邊而三公者皆余所推轂季于是乎得王矣不亦遇合乎哉天假之年其遇未艾惜也季公受磻溪方氏室繼潘氏納蔣姬舉子一人是爲太學生守詔納婦亦磻溪毋黨舉孫四人女適博士弟子程近光孫女一守詔卜吉秋杪奉季公喪葬其山之陽屬余志而銘之將以示後世志得其概矣乃爲之銘銘曰士不必崇階而具而材材不必駭衆而

適而用季公以賞起家而其材足賴晉事方伯趙事
連帥通市日中宣威閫外文武並驅周旋不倍云胡
盡瘁天不憖遺簡在行部寔命不齊新阡若斧窆邇
金雞夜臺無晨君子攸悽

明故宛平丞吳長公元配汪孺人合葬墓志銘

夫孝子慈孫務溢美以侘先世作者藉其口實謬以
爲傳信足徵覈者不讐率以諛墓見坐諛墓無當君
子恥焉不佞以善病廢修辭庶幾爲寡過地在昔吳
處士榮讓即世則嘗志其墓而銘之其人以長者特
聞非諛也處士有長者子二伯氏由冑子授宛平丞

處士椎少文伯生而恂恂類儒者則授之易命爲儒處士故食貧伯夙夜治博士業祁寒無所得火即瘃手足不少休大父客死襄陽有待丘首伯年十六輒徒跣從父走數千里歸大父喪人言處士能子哉伯亦聞孫也歸補文學弟子奉處士命入成均于時馬祭酒汝驥李司業舜臣並以文行師天下士諸士受業函丈兩先生獨交譽身之艮身之伯字也嘉靖中得丞京邑　縣官方急徵發宛平以首邑當其衝丞故賤有司即強項將必折伯任職特以醇謹辦應之上遣中使設糜粥餔餓人中使倚辦丞令百出丞中

夜往夙具以時至則人人屬饜菜色皆起窮民以遹
負繫圜土無慮數十百人丞出槖中三百緡代之輸
乃釋邑故設二丞分治糧馬馬丞負盛氣侵糧丞官
伯陽爲不與也者而退讓之奉職惟謹頃之馬丞慙
自服卒相結爲驩部使者按京師遞檄吳丞循理狀
居三載例當遷伯竊歎曰正已一豈儒直奉父命挂
一職　輦轂下令幸履滿無大過庶無傷考氏心與
吾日執手板踆踆牛馬走後塵吾寧歸養吾親所不
足者非五斗也既歸于舍仲氏亦得謝還伯就仲言
大人耄矣疇昔之仕君猶父今茲之養父猶君大人

以胼胝起家以綏急誦義吾儕第奉家法重積厚施家有嚴君是亦為政處士居常嗃嗃晨夕務承其驩内討畜會外籌鹽筴身衣大布與諸力作者俱至其急周親聯近屬求師于雉迎婦于禽除道梁津嚮風首應蓋先後一轍矣處士著家訓曰討諸子姪而申之曰家丈人有言勤而不儉則漏卮也儉而不勤則石田也小子識之人言伯象處士賢胡為乎不嗣伯謝曰嗟乎仲之身則吾身仲之子則吾子仲二索而得勉學之子也才吾子之足矣乃命立勉學為後畜之家勉學始勝衣輒奉諱三年喪畢遊籍橋門斌斌

然質有其文伯于是乎有子矣初伯受室稱塈孺人
故以女德聞吾宗比有家王姑程姑陳具在孺人兩
將事惟謹各當慈顏歲寒姑病肺思鮮藕藕非土產
將安求鮮舍旁故樹芰小池荒久矣蒼頭徧索泥中
無所得孺人昔夢神人指方向藕在東南隅詰旦得
鮮而薦之姑病已孺人不宜子遞進諸姬陳姬舉女
子一人視猶已出笄字吾宗汪九鼎伯終身厚給之
伯考終則以萬曆戊寅八月朔其生也爲正德庚午
二月幾望不及老者一年孺人少伯者一年生辛未
十月六日先伯卒者二十二年爲丁巳正月二十有

八日享年四十有七伯多孺人婦順備矣哭之哀卜兆洪梁之東山以待同穴歲戊子春二月吉勉學始奉父母喪合葬如成言其繼室張側室陳不得祔勉學會吾兒無擇紹介吾弟會而乞吾言昔者吾父微惠明公王父賴以不朽不肖孤安敢望父黨存在通家茲從斧封顧明公爲吾父母地余三辭而始一諾姑舍吾禁而爲之志爲之銘銘曰老氏之愚德亦貌詘孔氏之愚古之遺直易不雜于湯無加蘗是曰古愚愚不可及倬彼東山其封奕奕偕老九原厥有艮匹時春時秋時愴時惕主鬯斯男世祀無斁

明處士充山汪長公配孫孺人合葬墓志銘

休之東略曰充山距歙五里而近汪長公系出越國是爲吾宗草市夾岸而居孫氏最著二姓秦晉匹也世爲婚姻長公名海字德宗王父賜父曰實母則程也生而魁梧伉直父黨率目偉之孺人父曰玄母程則由溪之自出父母擇可而字歸長公長公從父賈房村席故資以麴蘖起什九居外則以家秉授孺人仰事王舅姑及舅姑子舍悉辦高堂具在日討子婦而訓之與其以詘爲羸無寧以羸爲詘長公雖服上賈轂衣食出無輿孺人不袪不珎泊如也長公即務

重積顧獨以廉賈聞嘗渡京口客遺金橐舟中長公留無行待亡金者至驗之合舉全橐歸之問姓名不告而去以故數以天幸丁年而疽無傷嘗醉墮馬嘔血數升徒食如故會呂梁浸決遣使者出治河長公筴曰昔決宣房即漢武且不治是役也惡能與水爭功浸假而決呂梁房村瀦矣雖吾三世居此寧遽能釋利權儻然猶豫重遷直將爲河伯釀耳仲氏曰善於是攺業而南以質劑息子錢一居雲間一居東省業愈益起而房村竟爲河人多長公策如陶朱公去就審矣孺人遥多娠育者子二人女一人申以劬勞

而且葺執兒女手曰天乎吾息不乎吾年而三人在則毋在毋已矣而曹勉之藉令歸毋令名毋且不朽卒年三十有四歲在龍蛇諸子女喪之如不欲生槀葬以待同穴長公授二子職各以其材命體仁承家其世吾業爲王器體義治經術其從叔父入太學庶幾異日者大吾門二子夙夜兢兢各修其職中外謂長公有子乃始稅駕兗山里族有違言必長公居間而解兗山瀕漸江而里水溢卒病涉甚者且害田廬長公築堤捍之脩若干丈廣若干丈甃石梁以濟涉者里中人人得長公同姓舍于其隣聚族求售其一

人以不逞見憚避莫與交長公嘆曰何哉夫夫一夫耳怵一夫而圯其族我則非夫乃召售者俱來叩之狀宣言曰是地也於吾則附贅於爾則故巢一旦而覆爾巢孰爲歸所乃令其屋可購其地可廬吾舉千金之賈全歸而曹悉如吾部署其餘則以爲資斧庶其有瘳卒如其言不逞者德長公尤甚會有 詔治經界會令君擇殷厚馴謹者一人爲纛正長公與焉比履畝張弓者弓握算者算與書者書長公第心計之不失尺寸或訟疆事令君輒以兩造屬長公片言各當其心乃報命及畢事令君表其間最長公勞長

公故以共德起家中年客奉滋溢客至必盛供具數見必鮮既艾日從諸俠少遊近聲伎博奕終日無倦少年迭出終謝不支年始及耆復出而遊吳越日置高會召諸故人爲平原驩踰月而歸則以歲杪值初度諸子姓從諸周親近屬遞爲壽燕飲視吳越有加獻歲益勞疾幾殆諸子姓惴惴無能以身代之長公戒曰吾故有大患二而吾自如今則大期至矣天其息我以南面王樂不息何爲季春吉月乃終年六十有一繼室以葉息女二人其婚媾則冢婦吳繼吳介婦黃長女歸孫太學明元是爲程康功舅次歸程子

玉季歸孫惟烈長孫拱北字于曹爲儀制郎女次用光次用咸皆字于孫孫女五人並字名家子是月癸酉二子奉長公喪舉孺人喪合葬兗山之陽乃復紹介程康功待命墓門之石竊惟長公三世之業迄是用成于時爲秋秋有實矣長公擁戶而蟄瑟瑟然務深藏於時爲冬冬府萬物者也及其殺孟以貿授季以儒家政有維生生不息于時春也嘉生以之季年乘獨力爲堤梁捐重貲治宫室遊道日廣行樂無厭斯其處之時乎浸光大矣孺人陰德也爲歛爲藏乃若既達高明不于其身于其子一闔一闢歲乃告成相

與歸上何有之鄉矣不佞業已爲長公壽𡨋窆之役何辭其事則取諸從弟孝廉之狀程仲子涓之傳爲志爲銘爲可傳也銘曰謂公也樵其智則願其行則危謂毋也札其息競爽其祥濬發嬰之齒不必童而德童孚不必童而業童充山隆隆爲馬鬣封携手相從斯其伉儷之幽宮

明故處士李仲夏墓志銘

泰茅氏曰自道術裂而爲三儒者絀佛氏滋甚夫儒服先王之教日操功令以徇齊民然而儒者什三倍者什七西域去中國踔遠言語譯俗不通東渡以來

靡然嚮化其間長者子出率以信心直心深心而得

菩提心要之負俗歸宗華戎一統儒者以夏攝夏慝

在其不相謀邪　高皇帝都金陵六朝之遺風具在

其以居士身奉教者莫如李仲良李氏系出黃巖豪

者曰李轉避明氏亂蹈海而漁洪武中　詔民附習

水者徙京師則以轉隸水軍右衛其後適生榮榮生

銳銳受室林氏舉丈夫子二人長曰賢即仲良次曰

質始仲良在外傅故以敏給學為儒及公役煩與父

大困仲良乃釋業而賈為俯仰資居常不競刀錐頗

工握算雅以然諾取重片言可質千金且善居間談

笑而兩家之難解轉轂所至樂與諸豪長游居息日
羸齒於上賈競競然懼爲懲府務折節下人市猾以
家人產質毋錢久之踞產倍約仲良笑曰是皆儻然
而去者也聽之蠆者將不利仲良伺而未發則又曰
吾得梁鴦術矣適其適乃饜蠆者內慙駢首去尾仲
良事父毋孝齋用無所儉於親毋右仲而視耽耽謂
其治生不若伯伯所奉者或私于仲覵者以爲言仲
良斥曰毋一兒一弟一寧詎誰何毋私猶于私弟獲
猶于獲也毋弟聞而心服卒無間言及居父毋喪毀
瘠幾滅獨力以襄大事仲無及焉丁年不宜子既踰

四十遊舉子五人乃取篋中券焚之置千金勿問五子嶽立授事各以其材長應春次應時皆籍胄子次應芳受賈次應和次應元籍京兆諸生比議婚姻則長婦納楊次納焦繼吳繼王舉孫志英次納劉舉孫志嘉次納湯次納張息女適管齊朝皆世家也仲良自言故以窶人子起賈豎中不得比一逢掖幸而喪塟婚嫁畢矣寧能揖揖然爲孥虜哉開士喜公待南宗東游建業仲良一見執弟子禮就舍旁建精舍居之師曰吾示汝直指正宗第於彈指間可超無學仲良大悟遂專事西方既從通公受淨土文曰茹清齋

持佛號時或掩關趺坐以爲常歲侵都民有殍窮冬
率就尼官寺開講百日日飯餓者數百人季年益樂
檀施梁津除道不勸於勤江少卿治攝太常予同籍
之有道者也嘗以祠事登玉皇閣百廢一新詰孰爲
之黃冠對曰李長者公以爲善特書棹楔獎之 上
十年 詔賜高年爵一級李京兆丞已重許可不輕
以名器假人謀諸父老且下諸生皆曰無如李長者
仲良始拜章服一再御而笥之比年望道益專求道
益力語涉生死輒嚬蹙與諸眷屬言人之生妻子未
足爲累惟將死爲妻子累耳如我死愼毋以號咷擾

我冥行我得歿所矣丁亥四月偶病瘀戒諸子曰大期至矣毋以藥石苦而翁秋九月繼室阮孺人捐栝棬公不哀猶力疾綱紀喪事戊子春二月申誓諸眷屬如嚮者言乃盥沐披衣端坐五晝夜頭容不側鼻息不聞至十有一日寅時乃逝距生正德壬申冬十二月三日不及大耋者三年都城內外聞之率手額曰李長者西歸矣余諸弟子客長千者故多仲長當戶子應春謁予羽翼三教不憚濟暑徒跣而走函中則奉尚書郎沈君為狀千言屬予勒墓門之石予故有箴于闢佛者如之何楚越肝膽哉若仲良其人亦

吾徒也仲良得兆其山之麓吾爲之銘銘曰則而躬行而孝友矣則而治生而創守矣則而焚券岦而孤矣則而守雖去而壯矣四美既具節俠彰矣即不爲儒醇儒耦矣反面西嚮得故吾矣業白而居絶而守矣善哉乎濺濺者泉依依者柳長者之居其宮半畝倏然去之舉非吾有今而後庸詎知泉之及霤也邪庸詎知柳之生肘也邪

明故中順大夫思南府知府洪公配恭人王氏合葬墓志銘

余少從洪季子廷諮同受方博士禮洪恭靖公故與

方濟南公同籍並以三禮起家季子受室方醴陵是爲濟南公子季子則恭靖公孫思南公子也思南公既解郡而家食余介季子謁公公嶷如泰山屹如鍾鼎亭亭然如芘梁木耽耽然如省括而引中黄余故不馴肅然以莊見憚越三年丁巳六月九日公以天年終及余予告歸寧季子見客自言無祿先公即世越三十年迄今猶藁葬宿草中以待吉兆遞卜遞偕茲始得一丘司馬雅以傳信有聞願賜琬墓門之石會違言起墓大夫聽之彼辟此秉獄既具季子則以夫夫亦吾先大父世講之裔寧置不爭越十五年爲

今己丑得兆南山之麓負坎抱離乃伐石而封墓門請如疇昔余惟鄉先正列卿之後恭靖以阜昌特聞思南公歷四十五稔而始封蓋其愼也余按公所爲王恭人狀宗大夫汪得之所爲公狀合而爲志爲銘其所未詳則季子誦說之矣志曰思南公伉字叔潛南京工部尚書恭靖公任子也恭靖父鄭州公寬大父處士公壽並以恭靖貴追贈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諸專門執禮者則鄭州先登鄭州従婦里中蓋吾宗之自出是爲恭靖母贈夫人先是莘墟右司馬吳公過洪源恭靖以童子見目偉恭靖歸語

其子狀安得若而子也者而妻之子持然疑當决諸卜公咄咄寧寢人謀而從鬼謀卒主盟以宗人别駕能之女歸恭靖即吳夫人也息子四癸卯二月二日思南生先是壬寅閏八月二十七日澤富王長者權舉女生而端靖諸富室爭問名恭靖終鄭州喪卜思南耦長者敬諾其斯爲仁人後乎思南幼受業成均師牛太守書聲琅琅徹函丈大司成召而禮之如成人尋居毋喪執喪禮唯謹踊而傷足匿不以聞期而從恭靖南臺力學如故恭靖弗覺也鄧比部旹恭靖數目思南曰疾邪胡爲乎負疾而學不輟引歸庭內

屬其室舍視之足既瘳恭靖帥思南稱謝比部曰嘻此公家鎮公子也何謝焉思南既昏李公從亦納婦恭靖歸省封樹三婦謁於庭既退恭靖語程夫人三婦無如仲婦良其福澤源源矣思南故學禮於二千石史氏尚書郎張氏莫氏督學使者陳公琳行縣籍諸生四舉内史部中弗錄諸及門之士率以高等賓興孝廉程默程然其雋也恭靖敗歷四方冢婦介婦攝家秉恭人以身下冢婦而獨任其勞及夫人輿疾歸恭靖屬諸子舍居三日趣入奉恭人宵衣而事夫人以孝謹著比當大事率以禮佐思南越七年恭靖

終南司空弟思南俯匍而北請　郵恭人迎櫬且卜葬期次子廷謹始孩痘未發里婦言痘不宜厭謂送葬何恭人謝曰爲人子婦不逮飯含瞿然如有所失乃今臨穴不赴謂終天之憾何卒送葬如期痘亦無恙思南以任子再試乃再奇遂謁天官受南京左軍都督府都事太宰朱公劉公多公侃侃檄之再攝前軍再攝通政司諸勳府歛衽下公公事事無敢慢毋訟子不孝待命納言公廉之則毋繼也公叱其子繼毋如毋咸在不原顧謂其毋曰即孺子無良亦而夫遺體也則皆感悟遂爲毋子如初于時恭人從之官

愈益佐公請白折舍旁隙地日課童僕治畦蔬幕府
上程書受　勅階文林郎王封孺人吳尋進本府經
歷以　皇太子覃恩階奉直大夫王封宜人並受
誥命尋拜二千石守思南故守或以爲要荒而鄙之
什五不往公太息曰莫非王土　命之守土將安辭
會息女新寡而恭人留則单車往郡故雜夷喜鬬至
則惟化俗爲孳孳廣勵學官務興文教諸生田時龍
陳嘉兆皆舉高等郡中始與計偕名宦鄉賢始有祠
郡始有志貴州始專鄉試公始爲受卷官以文告諭
諸夷以禮法遇諸酋長由是諸夷應召如響諸酋長

皆用命無敢期苗民故禦商公置峒長守要害盜乃
息播州凱里仡殺相持累年屬公驗問宜言禍福諭
之遂解商有誤附盜舟併獲者公白之觀察卒以不
究印江縣請硃砂場公不可是將驅吾民舍耰鋤而
競椎鑿且生厲階議遂寢會大工採木倚辦黔中者
半蜀中公爲之擘畫調停民不擾而事濟會有安南
之役檄思南簡閱龍里平越清平三衛精銳以待徵
且督軍興給餽餉適聞王恭人病甚公致爲郡而歸
比至家大工　上賞且下家居嗃嗃不取苟容長子
廷誨婦爲唐御史女次即廷謹婦爲吳太學女次廷

諸婦為羅處士女季即廷諸方醴陵壻也晨起坐庭
内諸婦結佩而朝脫後期公色不懌每上食則諸子
左右侍畢至而公始餐脫一不至公嚴色坐待之或
以有故白公公始降慈色居常省恭請墓為之踟躕
忌日哀如初喪奉祭享必恭人脩薦如禮歲辛丑恭
人先公而着中外遞上觴恭人色喜自言嬰疾久矣
不自意猶及於斯且吾舉子故遲遲不自意得見諸
孫若而人矣皆天幸也癸卯二月十九日恭人乃捐
梧楼又明年公夢入大宅闃無人則自以為異徵也
尋亦即世不及偕老者八年耳公言恭人善心計歷

久不忘門外諸子姓受成則言言中度即務纖儉而施予徧及五宗父母季年少子當室卒之孝養無鈌則恭人代之宗大夫言公既税車車轍不入城市獨聞驛書至皇皇然亟欲觀寓内庶幾無虞于草莽臣足矣其效忠則天性也乃令襄事惟季子任之爲孫者十有四人曾孫二十有四人玄孫七人其婚媾皆閭右要皆恭人出也恭人福澤單厚恭靖之言有徵哉銘曰世禄之家鮮克由禮公不其然唯禮是以恭儉莊敬承家有方柔嘉維則刑家有常夔夷用戛以禮爲邦延于奕世以禮阜昌萬石躬行里門内史相

敬如賔下軍夫子南山之陽厥土騂剛伉儷歸藏若
斧若坊於乎其斯爲不死之鄉

明故曾祖妣方太孺人曾叔祖妣吳太孺人合
葬墓志銘

我曾祖暨曾叔祖是曰塤箎二公二公皆受室於吳
皆澄塘之自出先曾祖妣無息蚤世曾祖葬之墓塘
繼吳以方出巖鎮是爲我曾祖妣少曾祖十歲生正
統庚申七月十七日辰時舉世大父玄齡我大父諱
玄儀大叔父玄俊玄傑玄仲享年八十有四終嘉靖
癸未三月朔日亥時先是曾祖以天年終蓋並登大

耋而過之矣曾叔祖妣少曾祖妣十歲生景泰庚午正月四日子時舉大叔父二人玄倧玄偉享年壓五十九終正德戊辰八月望日申時二柩並厝潛林迄子若孫不及葬無亦從長則疐尾從衆則跋胡蓋其愼也顧歷世滋久無慮七八十年迨我曾孫更復何待歲丁亥道昆始帥五宗奉曾祖喪塟岑嶺之右曾祖妣不果從彭令君雅言方外劉眞人受僊訣旁綜形家而獨擅場直翩翩爲宋眞遊不可致歲杪眞人適至客太函戊子春三月奉眞人入里中舉宗以吉壤請眞人言疇昔問道先司馬目攝舍後山有佳氣

吉壤在焉迄今餘二十年故物具在是足以奉槀埋
毋他求相從而登真人歷指方獨山龍蹲盤金山爲
少祖迤而上歷小靈山降大聖山折而西南峽潛口
起竹麻突蜿蜒右行峽東山爲鶴膝又峽汪塢爲金
牛轉車循龍而之東南折而入酉其兆負酉抱卯辛
乙參焉頂平如蓋當穴分瓣如夫容左右夾輔如卷
阿下如釜背如盎面立一峰遶拱如執珪有衆鸞服
而羅拜曰自先世卜居四百年兆屬于垣而不祭吾
黨時而游衍時而登臨枕於斯籍於斯脩無羿爵於
斯放浪乎亡何有之鄉乃今始得一抔土不啻操蛇

之神立寘大行王屋眞人不問觸方不諏歲月第按十二時取真太陽化凶爲吉臨穴則握靈符咄咄用事直將騎日月而鞭雷霆道昆夙知之矣于時踟躕四顧立表中央乃命受工先規後矩既用畚其土騂剛惟徑尺自西來作黃金色坎四尺皆純土土物皆同既則五色石糝之遇錛立解非石也頃之青龍見左壁次則白虎居右皆前行而左右交及深可揄輸四隅石益堅紉當酉一坎委蛇若瓜蔓貫中而歸左引手可拈薌如丹砂細如膩是曰真土真土乃見可封瘞三日辛卯偕玄來庶數十百曹相與奉二曾祖

妣之柩合窆焉旬日襄事竊惟吾汪著千秋里世受力田七穆中興本之聖善其後爲孫者二十有一爲曾孫者五十有二爲玄孫者九十有四來孫三十有二庶孫三諸子贈兵部右侍郎者一人諸子婦贈淑人者一人諸孫封兵部右侍郎者一人諸孫婦封淑人者一人曾孫任兵部左侍郎者一人授京衛參軍者一人授新安衛指揮同知者一人任子一人太學生三人郡縣諸生五人曾孫婦贈淑人封淑人者各一人諸玄孫授金吾衛千戶者一人太學生三人郡諸生一人庶幾僅有聞矣乃今而得吉壤幸哉

六函集卷之五十五

太函集卷之五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六首

明故武毅將軍飛騎尉焦公墓志銘

大司徒耿公故持功令從首畬得焦翁侯是爲太史竑蓋天下士也歲甲子翁侯與計偕甲申奉父武毅將軍諱越丙戌秋八月翁侯乃禫適不佞客京口三山則自金陵就見將奉大事持蕭太史所爲狀屬不佞爲志爲銘不佞歸臥函中不遑文事已丑翁侯舉公車第一人諸同升者遞入新都遞以成言來討惟

兹不朽之事太史職之弱侯都著作之廷惡用不佞爲也第負諾責其何敢辭焦氏自瑯琊從金陵自别祖源始　高皇帝兵起源從常忠武歸之累軍功封昭信校尉源子以先登最　帝賜名庸進封武略將軍秩副千戸庸故子武襲武故子昱襲昱受室方氏舉武毅公文傑字世英公生三年喪考妣孤立當戸不失丞嘗比出幼當襲官資斧不具大司寇周公具知人鑒心壯之授資以行乃始得襲居常伉直持重守軍政者四十年歲庚申振武營兵變乘風攫賞從者如流公勤所部士按劍誓之曰　國恩豢爾曹一

百年一日旦而萌逆節　高廟在柰何于雷霆所不用
命而恣睢吾有是三尺耳一軍皆戰鬪者帖然故事
衛士以部卒戍鐘鼓樓保章以其徒屬主漏刻籍名
而已亡復誰何公當戍則以　九鼎重地聲教繫焉
藉令坐視陵夷其何以聳觀聽輒移文將作葺而一
新部卒失伍則以軍法行罰保章徒屬槪毋貸公舉
伯子瑞授之經業既成弱侯且入塾公語當室之教
父爲政介弟之教兄爲政故人樂有賢父兄瑞日與
弱侯俱奉教廩廩瑞受靈山令祿入不及於家間者
謂祿仕無他爲養與祭長君若此于祿何爲謝曰吾

幸得糊口太倉家食給矣今之仕者祿入不足以養
廉公爾忘私夫夫是也吾雖老詎寧詎能以非易是
哉通州吳簿部運南儲囊八百金寓公所簿暴卒家
人不及知公出遺金且護其喪歸葬公年及指使謝
戎行伯子先亡仲子靖襲公職叔即弱侯也季曰燧
公再奉　恩詔以崗進階遂加授武毅將軍飛騎尉
季年棄人間事味方外言延諸比丘緇徑西極盧山
僧大安見客虛精舍爲百日期大安故入宗門得天
童家法公因有悟寤寐現大光明預定日時合掌舉
佛號而逝時年八十有二其化人之徒與弱侯又言

考少孤先妣徐主中饋世毋獨亦卞日薦滫瀡饔之
考妣相與食貧飯脫粟而已外姑劉寡貌一孤惷而
愚養生送死率倚辦之不遺餘力公既授二子業日
討古昔而訓之儒有席上之珍衛之韞玉務守純白
卒以無瑕浸假而瑕純白缺矣此其法言景行庶幾
乎質有其文人言公由高曾祖考迄于其身相承五
世由弘正嘉隆迄于萬曆更事五朝位卑名高祿薄
資厚卒踰大耋兩及　覃恩于公足矣假之五稔幸
得于其身親見之天不慭遺惜也嗟乎萬古一瞬公
已前知由不可思以至不可說明若觀火惡論旦暮

乎哉大安終廬山不佞嘗銘其塔是役也幸得而應弱侯則同聲也銘曰委吏乘田聖人不鄙厥有司存稱而已矣鍾鼓在縣公必更始得時于城惟其所以禁旅脫巾羣囂蔬起五等六曹望風而靡按劒奮呼疇敢干紀藐彼絳侯跂胡疐尾從游赤松託跡吊詭晩學無生孰發而悱天童作師萬法一指奄然西歸其誰之子爲荷也者而不淤爲蜺也者而不滓實堅之原化城言言帝懸既解　帝命來宣其將以是爲極樂其將以是爲祁連

胡少卿墓志銘

胡子仁以御史按廣西就部中補四川按察司僉事居二年所徙陝西苑馬寺少卿未及行以勤事死尊君命故稱少卿胡氏系出少微世居海陽東畧曰百石父正禎贈御史嫡母程贈孺人生母毛封太孺人毛夢乘輿幸舍中少卿乃降則丁亥夏四月二十有七日也父呫呫喜以爲徵幼學書記家塾中塾師以爲敏既冠受博士易傾其曹聞東陽盧氏以易名家盡得其學歸試輒㩀高等以經術先鳴縣大夫舉博士諸生推轂少卿爲之長聚徒講業闐弟子室無所容其教黜口耳而牖心知務使其自得諸孝廉茂

異悉出其門　先帝元年與計偕越五年舉進士出
爲蒲令即長垣則以先賢用三善得民民猶古也乃
令列在畿內而文教不興責在令孳孳吏治必緣文
學飾之入境輒新學宮與士民更始既平獄訟省租
庸日課生徒程經藝以其餘力繕城垣葺部署脩祠
宇甃交衢所部獨多蒲爲三輔冠語載監大夫部使
者六疏及石太僕碑中既就徵得南京福建道監察
御史時江陵專國御史傅應禎以言事編戍行特上
封事請釋之無所避有頃奔生母喪居廬臚諸門人
講習故業亟謁先師廟徘徊宮墻乃太息曰嗟乎此

故吾脩業地也吾力能新之是獨不能新之鄉乃率
諸鄉大夫若諸父老戮力改作立尊經閣廬中出藏
書貯之其鉅麗甲江南輪奐具美服除補河南道代
狩蒼梧則又以有虞陟方聲教具在乃今臣宥在事
願爲 天子設教南交遂攬轡周廵所至輒申功令
興學造士廣厲學官先是尚書殷公平古田請輸廣
東鹽利以餉戍士 勑下御史兼攝鹽法佐軍興乃
議徑賣畫便宜絜爲令督府用兵八寨御史紀功功
成 賜尚方金幣會新令盡廢天下書院御史獨言
粤西明道書院不當廢力請留江陵𢡟之尋補畢節

僉事非節古難施國也則以仲尼至聖猶欲居夷浸
假以忠信臨之蠻貊可行矣入境輒新學宮卜元日
告后土卜人言不利告者請遣官代之厲聲叱曰吾
方以身任一方偃武脩文在此舉也即吾躬不利利
莫大焉卒躬莅之不旬月終事夷方書不易購諸史
尤難乃出故轄通鑑會要刋布之儒生始可與道古
時諸衛頹敗捐俸廩授材官咸與維新驛舍橋梁莫
不完繕藺州以嫡妾構烏蒙以兄弟構鬩片言而平
境內尊親不啻師保父母次當入計無所讓勞會
廷議相壽宮遣二卿王卜僉以計臣宥習圭測宜贊

二卿時　上幸山陵咸在扈從規畫稱　旨賜金幣
再酒飯七盞異數云還蜀勤事有加病矣故以車
入蜀與二豎子俱遞病瘽且病溲度將不起一豎引
刀自殺願代王以身一豎刲股進之以徼勿藥部中
吏士踐更待疾日數十曹及聞報移官少卿已矣蓋
甲申八月望也疇昔始生之夢其兆非常既發憤下
帷嘔血且劇夢黃冠授調息之術疾乃瘳夜自城南
歸目擊諸送迎者夾路相接及門麾之去闃無人嘗
山居比鄰患虎聞有夜號者衆屏息亡誰何躬執炬
啟戶視之則一嫗魅水田中耳命僕掖歸賴不死嫗

既免尾媪後猶聞虎聲嘗篝燈歸里門羣盜荷戟當路從者震慴將奔乃自去篝秉燭自照其面進步自若盜仆戟佯臥以過少卿嘗舟覆彭城頼居人出之溺問之故則神人夙戒詰朝貴人有行者遇難爾曹豫持勾繘亟救之嘗過城西屠牛垣一子牛哀鳴觳觫屠者言毋解矣將解子牛少卿贖而豢之守塚家且數歲及蜀訃至牛輒不食投崖死之要以前知則天人徵應章章矣顧位未及二千石齒未及耆者二年何奭也甫即世故邑博士講堂棟撓鄉約所棹楔崩畢節學宮震兩楹欞星門仆即阨會非偶然已即

居常加志文學而尤惇厚人倫君父母三喪僻然骨
立既當室仲始唯而季始孩伯已受經卒以家秉授
仲仲不任賈資斧亡乃出儕幣參分之捐美田宅以
佐仲既貴遞均歲入有差始室贈孺人方繼室封孺
人黃相與琴瑟終身不置妾吾安能忘辰辰伯子太
學生鳴陽室邵使君女繼邵文學女仲子鳴春字金
光祿女皆黃之自出少卿事適毋孝庭無間言及捐
桮棬外族中否歲衎之勿絕大治其遺宅而居之疏
屬子玄昭負宗祉子錢迫期不能辦衆持之急閉戶
將自經少卿代之償乃免里俗故慎伎違言起即聚

而撫兵少卿始舉賢良輒自縣令就當路置鄉約所歲時讀法條睦以爲常久之無所爭瞿然顧化少卿家食及門之士或不聽反其贄而周之及起家同學十餘曹侍緩急如外府其徒貧乏者待之舉火即發給亦胠篋而授之書海陽奇陳孝廉登長垣齊令至爵化龍皆高第也居常自負直方不阿執政至其恂恂退讓天性則然時居蒲會封丘令劾侯峽獄少卿王末減封丘將故入之觀者憤與令裂衣冠棄車馬而去且爲蜚語將中蒲所部覆爰書是蒲議封丘以他事敗繫而返蒲少卿卒以賓禮禮之令甚慙無死

所及按部斵雕爲圜闠伍晏然恬神君若慈父驟失勢越在夷方其政寬平右教化而左文法周澤既洽吏士民夷益親境内喪使君皇皇如失怙恃博士諸生上治狀無慮數千言舒中丞毛直指信其有徵下藩臬請聘予聘請傳予傳請祠予祠畢節故無名宦祠有之自今始長垣相距三千里奔而來哭相望于塗良亦入人者深非襲取也孤鳴陽奉柩歸葬待吉者五年少卿故擅堪輿卜城南習吉巳丑歲杪爲馬鬣封不佞徒以一日長少卿有成言當志其墓茲不敢廢又從而爲之銘銘曰則其居家躬處其厚肉好

無瑕則其居鄉以身化俗周折圓方則其居學徇于國中跫然振鐸則其居官鞠躬盡瘁生順死安則其周急視蹠如戚則其惇倫後已先人則其直節屏工用拙則其義聲以詘爲贏荒服勞臣都人長者胡不憖遺卒死于野生若溘露世若蘧廬城南吉壤阜如罡如是日眞宅君子之居誰其來銘司馬素車

明二千石麻城丘謙之墓志銘

余貳邦政蓋與王大僕元美同朝元美弟敬美在直盧余弟仲淹在胄子二仲故相友善並善丘謙之謙之弱冠舉麻城再與計偕成進士出爲富順令以課

最進度支郎部尚書陽城王公多謙之諸章奏悉出謙之手謙之故工詞賦雅慕杜陵署中署一亭曰吾兼則以吏隱自命出就舍日與二仲若李廓淮劉司隸游二仲各舉謙之于伯兄楚之艮也余自楚行部入故習謙之太僕車出市中一郎引避問知其為丘郎也下車召之謙之謝曰齊雲謬當長者車罪無所避太僕執手相勞誦其詩云一徑一花色無時無鳥聲今見其人矣謙之父嘗江陵故相結布衣驩部尚書才謙之數言之政府江陵䁥然笑曰吾通家子也固才會謙之毋弟生雲以內艱深坐謙之力求外補

將赴之部尚書固留丘郎安得出居郡江陵深念曰
夫夫手足戚也姑從之比及三年脅後命會列郡畢
補乃得潮州先是海寇據潮督府殷尚書始平寇亂
既得代目偉謙之吾即去潮且無虞令有守矣寇始
得志境內靡然向風及寇平仍趨故習揭竿則盜矣
未則農有司按罪狀追捕之未發先覺蓋左右為之
耳目故多漏師即得神姦懼激其黨務姑息謙之至
則與境內更始壹以渤海為程間以計縛渠魁左右
不知所出諭之命解其縛盱衡而誓之庭若魁然丈
夫吾知其必不為盜羣小借君名以逞故坐冊書君

第貧妻子郡中吾縱若徃誠御有名者若某子甲串伏其辜吾爲若一洗之且受上賞渠魁惟命致某子中如干人會按部論囚讓之業已告密則佯佈渠魁功狀令詰御史臺諸囚互訐渠魁悉論棄市分部有難色毋挑釁以致蔓延讓之持之彊不者守任其咎于時羣黨辟易道不拾遺其治郡屏深文持大體下遺佚表側微延攬咨諏務振風教者民林叟具長者行隱居著書讓之存問于家叟以草具進庭中皆牛具席無所容門前桃樹可蔽牛就之問民疾苦叟盡言直對傾耳受之自後丘里有所聞輒以書諫一鍛工

事父母孝表其閭工部圖疏魏公庭笑而納之庖舍
謙之即當劇郡白北山公城中故有金山諸石林立
如筍謙之笑曰此雲根也吾棲之乃度木爲亭一寓
目而盡諸形勝則又曰山公達矣胡爲乎以池讓習
家吾亭則吾名之何讓乃大書其榜署曰齊雲亭公
暇則諸守相集亭中觴詠竟日其後按部者王訐禮
藉爲口實譏謙之彈事聞則陽城都太宰薛謁政府
寢其議即詩酒何負丘郎江陵調潮故瘴癘鄉第量
移之内地宰公唯唯乃徙保寧時謙之父自别駕守
忠州上故相書論時政得失江陵恚甚立罷之且及

保寧皆不免時謙之未及彊仕脫躧而歸日侍庭闈
脩孝養母翁在繫逼歲除謙之歎曰潚堂皆骓坐有
向隅之泣翁居圜土吾何以奉父母歡遂躬詣士師
願與翁卒歲郡守高謙之義治具肅之謙之謝曰吾
所以來不忍吾翁獨也脫應君侯召誰其吊幽居郡
守徹席致請室中乃太息曰長公難為弟矣翁當詣
御史對簿謙之奉太夫人護女弟舟行中流舟忽破
將沉力負太夫人登彼岸行三數里得民家煬衣既
而徒屬及襆被皆沉留三日始得去人言謙之故任
放其孝友則天性云謙之幸得休益工詞賦諸詞客

楚游者率過謙之謙之既垂橐歸不問家人產食客後先遝至無慮數十曹即甚雨祁寒阻者半留者半客奉不給終不以窶辭家食八年忠州公始老謙之請爲壽輕千里而乞余言乃先宿仲淹爲之紹介余躍然喜幸從嵇紹而得嵇康明年謙之訃至春秋四十有八耳謙之與彭令君同學其生也歲月同令君之言曰謙之高步而軌人倫多材而退讓名高而務折節玩世而有容其與人俱如饗太牢烝烝望人之腹壹稟於無心耳知言哉謙之子坦有父風受室劉司隷乃今未及樹府君墓走太函而請志請銘嗟乎

都人士所籍籍者三人敬羙已矣吾弟既廢且篤且失謙之乃今爲志爲銘固不使事元羙以尚書得謝詎能無意乎謙之異日者胥命武林行且爲謙之傳余先勤墓門之石右爲志左爲銘銘曰受知不必福知者無庸推我轂遷怒不必殃怒者無庸鈌我戕自適其適失得勿恤鵬搏蠖屈奚損奚益相彼多藝爲章爲相相彼多士爲原爲嘗天道益謙胡然顛謬爵躩專城齒肩下壽時而物化邈矣天游吉人噫歸馬鬣一丘

吳田義莊吳次公墓志銘

先公篤信形家言嘗豫卜朗源爲堂斧計龍左旋而逆面玉屏卜者言得兆佰千斯蓋稍雲里吳門地也吳門則義莊翁爲政以長者聞不佞退而深惟此難以儻然獲也未及紹介義莊聞而心許之㫐珮故習封司馬公重以少司馬之命蕞爾不毛之地其何敢辭不佞私德義莊踰於食邑及　縣官賜葬四方會葬者無慮數千百人出入吳田則義莊爲東道主不佞兄弟匍匐庭謝廓然若葛天氏之居故宇建自皇唐猶有存者既善其里俗愈益多其爲人是歲不及者二一年奄忽即世諸孤則以考先奉王父諱宅窆

之事悉出諸名家藐諸孤崑崑安敢望考今之作者
則少司馬在焉敢匄名言勒諸墓門之石吾宗汪文
學業已爲次公狀其言有徵海陽有吳田二分據東
南此東略也近世服賈至景芳乃大饒及次公生魁
然丈夫也里閭鄉黨相過亾不目偉次公顧無他腸
壹歸乎長厚始受積著術故業而息之勤作深藏絕
口不言贏詘獨赴義如饑渴矜已諾如丘山兄弟怡
怡家人產迄今未割即度支過當不問誰何所親耗
毋錢數百緡舉室將以爲訐未發則皆屬目次公次
公曰嘻無寧競錐刀而剸肺腑遂折劵衆亦無爭夫

公任家督田千畝材千章隸尺籍而戶不分租庸益
重次公以一身辦應不煩有司令上催徵首功開府
旌勞里中有構得次公居其間乃平嘗倡義葺宗祠
置祀田定宗約以興孝讓雅言先世居中給事遞舉
孝廉文教興矣乃今猶綫也濟美然乎哉羣子弟受
經者置田若干畝爲歲脩於就馮山築精舍延諸薦
紳學士禮以上賓命諸子弟師事之供具唯謹喪不
王毋爲之治喪戴氏女金氏女既歸歲餉勿絕諸甥
遞舉遞殖而乳之家及總角始遣歸或仍相依出入
其躬困乏鰥有室死有殯白骨有封除道梁津以利

行旅縣大夫式其里卒存問之各表其門以勵証俗林令君署曰種德曰獎義丁令君署曰禮讓曰義門且譽之曰里中有高義許語不及公門茲處士力也郡相攝縣事則以鄉射賓義莊固謝不行乃益多其退讓義莊恂恂者也非法言不譚病既革先期移正寢而居召四子而聲遺言而翁從此西矣大繼當室大純佐之大緒業已游成均治經術大紳從之四人者左提右挈以允而宗而翁瞑矣于是致齊旬有五日忽合掌頂禮乃返其真豈其攖舍者機邪庶幾乎無智無得矣四子咸戴之自出冢婦孫出洋湖次程

出由谿叔季皆出隆中蓋毋黨也孫八人狀備矣太
史公言貨殖則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其下乃作姦以
論巳吾郡逐末者什七八而義莊則以力本承家遠
近疏戚誦義無窮則所稱好行其德者矣墓在其原
其向歲杪襄事余爲之銘銘曰爾貌顯昂吾得之繪
事爲之表章爾質惇厚吾得之鄉評籍之閭右爾基
亭亭吾得之圭測銘之貞珉嗟乎不及者泉不朽者
言其無負于義莊無忝於吳田

志銘

明故新安衛鎮撫黃季八公配孺人汪氏合葬墓

世之爲厚利也者利用弛爲名高也者利用張弛則重積重積則羸張則厚以厚以則詘此名實之辨小大之殊也乃若用而不勤積中而不敢㤥㤥乎張也夫非人傑也與哉黄彦脩及吾門故得其考氏季公狀妣則吾宗之自出女史亦嘗紀之潛川季公大父曰道明以積著傾邑里父曰天壽息故業而倍之歲備義倉饑者待之舉火娶孺人鮑納如孺人何息子三伯子靜婣也最景陵令父母皆受封仲子顥季子鍾皆庶也季英氣勃勃九齡而孤兄伯仲而父事之不敢以鴈行齒伯兄王貲斧兄子與焉手剖而三分

之季差薄退然曰孽何敢耦嫡孤所不足者非錙銖
季公既婚孺人故富家女其服御與里婦等無所紛
華如孺人安子舍中無誶語以身下伯仲娰無違言
季公呫呫吾得婦可無内顧乃從仲兄賈婺賈台賈
甌賈括賈姑孰賈淮海賈金陵卜地利則與地遷相
時宜則與時逐善心計操利權如持衡居數十年累
鉅萬淮海多陽翟大賈日以聲色爲娛季公歎曰彼
哉靡靡乎庶幾乎達者矣乃散千金徵歌舞爲五陵
豪客言公何如鄭俠彼且令後世師吾儉公作法于
汰安乞師季公笑曰吾猶見未央之爲墟赤帝子且

不保客休矣鄰侯之喬不有臺城仲以鹽筴居廣宗人國賓掌計國賓坐法沒數千緡季公歎曰彼儻然而來非吾始願所及今即去不失故吾乃籍遺金分授兄子戢諸姬還歙門張具盛宴游先是蹬子嚴賚至賃劑撥東甌麗卷而逃閩海罪覺季公尾而跡之客遮說曰公亷垂堂胡爲窮追而爲千里季公否否吾寧以金故自輕豎子頸垂而逃吾懼以金殺豎子耳公長驅先發從者十餘皆次洛陽橋且垂橐公佯言亾者今得矣命從者益市牛酒飲益豪相與枕籍而酣夢神告亾者方向質明得亾者辭連所過受金

者家季公置之聞者遜以壺漿餉家監請布亾者罪狀概有司季公歎曰金既亾即甘心亾虜猶冀免耳鮑秋亦王質劑據金陵秋犯帷簿焚邸舍而亾其没不貲視資為甚季公歎曰吾釋貲而秋敗藉僇二憾奚益哉乃並舍之即尾大勿恤會島夷大入季公杖劍入行間督府倚幕下功授武毅將軍新安衛鎮撫司鎮撫孺人弗善也日從容諷季公督府功高吾未知其所税駕君一材官耳寧能以帷幄為菟裘季公然其言釋附注而更初服公累世誦義鄉曲歸心乙亥歲除師冢子祫先廟羣盜奪門而入掠室中比隣

死士羣襲之盜當門堅自閉既而丁壯四集燎而圍之數重盜乘墉不能爲下潛下者或冠覆釜或瘞死灰旦則投械乞哀爭就縛俘而詣縣姚令君多守者功主人翁其得士乎此眞將軍也歲巳卯季公病且殊執手語孺人後七年乃相見公生乙酉不及耆者四年夭巳氏有子而生心子不得而毋孺人以公遺體子畜之亦婚吾宗孽無毋而有毋矣梱內之事毋爲政壹如受命季公越七年孺人病顧命冢子吾自結髮起而家即偕老同歸庶無遺憾獨以貲任而舅氏懼將不反爲毋氏羞對日無狀此周公之過也適

子正祖卽彥脩庶子正宗出夫巳氏冡婦吳舉孫五
士忠士良士莊士寧士圭姻氏則吳光嶽孫承誨程
汝宗程守詰程道章孫女二一壻爲汪九洲吳士都曾
孫三啟虞啟襄啟守曾孫女三巳丑歲杪正祖奉二
親喪合葬靈塘扺不佞爲志爲銘從毋命也銘曰舉
世齗齗公孫負俗爲朝爲穆舉世逐逐染指而足毋
望而腹司隸不羣耦茲少君之子成均質有其文士
之烈也女之桀也生同臬也死同穴也土圭形之玉
几馮之墓大夫程之鄉大夫銘之

方母吳氏墓志銘

發隱君子方元素遣伯子選從王文成游伯病瘵遇
異人起之遂學長生不樂婚宦伯嘗將命謁淮陽守
田用周守以上客客之授之館大河萬戶劉清聞守
有重客儁而不婚請女之伯固辭必告父母歸侍毋
疾留五年鄉先正唐文襄治漕爲劉申好父命伯逆
女女先亡伯輒自傷矢不婚如疇昔仲有室三舉子
乃子仲之子後之既而三子逝殤憂在宗祀縣令徐
思行急元素召伯與之言謚䂓孝乎抑亦有虞氏孝
耳對曰選顛毛艾矣顧安得婚令召黨正里胥畢舉
名家女以待卜毋吳出新豐里甲申春二月辛酉始

生既及笄嫺嫺教吳翁習元素高義伯且才遂内翁
歸于伯姑念婦年不及子之半寧詎能安目迎之作
階端靖婉婉退而省之梱内則奉伯如冀缺如梁鴻
有頃伯居父喪既毀而中寒疾毋宵衣侍藥五浹日
始平歷百日不瘉伯乃無恙明年病復作侍亦如之
姑日幸哉安良人矣姑觸毒暑大患瘍蔓而周身潰
則臭腐狼藉女僕揜鼻皆去毋獨傾身為仲姒先奉
臥起率袒衣膚受之毋令布縷相及更迭扶掖趾步
不離閾三月乃瘳姑勞二婦而獨多毋夫夫且安介
婦何論姑姑及九齡庭内為壽姑嘻嘻語毋天何庇

一老嫗爲而得天天將壽而姑章而孝毋首舉子堯治姑姑呫呫孝有孫居無何隣狗瘈而嚙伯妄庸醫以毒攻毒毒毋益深得善醫解之必詳禁忌乃可保毋消一室器用畢新奉伯安居澡䄂而躬自御舉决于堯壽乳之室中三歲服勤卒用勿藥堯壽幼慧九年而殤毋懼傷姑心爲之飲泣伯喪毋而故疾作幾不勝喪醫者目爲挾食傷寒亟屏飲食伯既骨立神亦浸銷毋以病得之哀而勞胡爲乎枵腹坐槁乃私進蜜一匙既又進酏一勺神什一來復遂謝醫藥而躬自調伯起而語人吾得婦更生矣先是毋從容風伯兩

世三喪在焉始春秋高君復善病及今不舉當室之謂何伯避席而拜稽言遂率仲營葬事諸通家會葬者無類數十百人毋自中厨辦應之無所失伯季年水大至篋書窖粟河伯席卷無遺喜容如初至則命具即不給百晝務當伯心伯考終毋捫心如剚刃一號一慟聲徹九天孤始成童喪不必易惟其稱率從薄葬祔祖塋旁既祥將遣孤就學貧滋甚無以對先師第授書師心自討中夜則孤肱篋毋辟纑形影相依攻苦愈厲孤既冠遣之周游四方孤以毋在不遠遊未遑受命毋否否而王父而父率以游道廣見

聞孺子不爲北海餓殍將爲篋中蠧耳孤唯唯遂游吳入楚師事蘄州顧長公比三年垂橐歸省鄉人目攝其汗漫孎笑之母曰不然吾第令孺子求益于身心非資斧以也既内吳氏婦遞得女雛間一舉子而殤母望望然如弗及歲戊子水三四溢襄市積害田功米價倍者三以澤量殍孤傾故槖婦脫故裝悉入子錢家不足以糊其口麥不秋而價益踊間得之挈餅婦壹以其精者進姑次及夫子犒則糝麩有半婦與子女僕妾均焉母覘之呵止婦天災不啻千里都人士且嗸嗸吾老而子婦良幸不爲殍足矣即而能

婦吾何敢異食以對旻天且汝身即吾身汝子女則
汝身也僕淚銜尖人之于彼殼則吾何安婦更進之
郤勿享八月望命婦布樽簋就仲姒家則以仲姒先
歸年且長吾下仲姒若在鴈行相友四十年迄今無
間仲姒喪視亦越十年即子舍進羞必就之同匕箸
往歲宵中不舉則仲姒方伏匡牀今即饑仲幸彊飯
命吾子堯治若仲姒子舜耕行酒佐二毋歡及露下
沾衣堯治請歸寢毋夢援筆作一壽字頹脫未成覺
而疑既而長太息吾倍夫子二十有五年矣徒以孤
故忍百死守之乃今相從九原吾如願也俄而毗有

號出自鼻醫不知其名相視技窮延百日竟不起毋
故揭大士像庋事之終身顧命婦禮師如初神在與
在比大漸默無遺言其月仲冬其日甲戌行年六十
有五乃大歸既帷堂帷内外無戚疏少長皆號哭早
則倚門哭遠則望門哭相聞則巷哭莫不盡哀毋所
居嘉樹四匝或巢鳩或巢鵲可俯而闚呼而羣下于
庭曹雜鶩粒毋遷正寢羣鳥遶室哀號晝夜廻翔臨
七日而後去傷哉貧也其何以得人羣通物類哉堲
舍徵矣毋謂孤不宜子第改葬而翁孤習堪輿得兆
珠曹塢將從父喪奉新喪合葬歲杪雨雪浹旬孤籲

天將葬者不知所出及期雪止載道凝冰如天衢拚土而封雪蔽天而集倏而啟倏而闔若有司存既葬而舉孫登辰母瞑矣余故多孤有母母有子遂爲之志爲之銘銘曰亭亭乎九臯胡然而求其曹翩翩乎九苞胡然而閟其毛伯也天弧母也天弢伯也任於母也任勞嗚呼六尺之孤彊而窘步彌月之孫襁而待哺樹背有蘐萋茲溘露其芳未沫揚于中路陸海玄珠瘞此黃壚斯其老萊氏之徒敬以告墓大夫

太函集卷之五十六 終